

二十四史分類輯要

第一函
第六冊

儲后

周宣王

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

簪笄也珥瑱也充耳之珠

待罪於永巷

宮中獄名

使其傅

母也

文師

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

朝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漢景帝

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女俗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宫生男徹及帝卽位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

怒不許公主欲予徽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曰譏栗姬而譽徽之美帝亦自知之王夫人知帝譏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爾所宜言耶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漢武帝

皇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爲皇后赦○

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志亂始也於是

衛青擊匈奴而夫人衛氏生皇子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焉終綱目書子生五皆有故者也是故據以反終則書生弗陵以危嫡則書生宋劭以元凶則書生魏恂以叛父則書生魏詡以太后之悖則書生

皇子弗陵生○

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危太子也

弗陵母曰河間

今直隸河間府

趙婕妤

接

侍

予○婦官倖言接幸於上侍美稱也

居鉤弋宮

趙婕妤手可反屈如鉤故以名宮

任

平身懷孕聲也

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司馬溫公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

歲○神禍也

在

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以巫蠱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乃使充入宮充掘地求蠱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

遂從德計七月使客詐爲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

前亂乃

汝也

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

入宮白皇后發兵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

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

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

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

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

赦長安中都官

上林水司空主囚徒官也

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

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

引兵毆肆市人數萬至長樂

官名在西安府治西

西關下逢丞相軍合戰

五日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爲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

腰

斬諸太子賓客嘗出

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

知所出壺關

今山西潞安府壺關縣

三老茂上書曰皇太子爲漢適

嫡嗣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

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遣逃子盜父兵以救難

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

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

敢言辯士不敢說

稅

臣竊痛之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

之也太子亡東至湖

今河南河南府閿鄉縣○閿音焚

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

賣履以給太子發覺八月吏圍捕太子太子自經皇孫二人皆

并遇害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

在西安府城北義取廣博以觀望也

使通賓客從

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

致堂胡氏曰武帝爲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爲置賢師傅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

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爲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宮中
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爲蠱九也信使
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
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然既斬充而亟走甘泉猶
可幸於見察乃白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真反矣尚何言哉
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驥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
盜賊蠭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
儉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甯則豈有是
哉○明春秋首惡之義史記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陷篡弑之
誅死罪之名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皇恐無他意
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
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
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

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

鴻臚

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讀導賓客

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

光橋上

在西安府西北橫門

外郎中涓橋也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

下聞而悲之

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

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

同豫

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

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

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

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

宮中獄名即永巷也

夫人還

顧帝曰趣

促

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

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

上聲

其母乎帝曰然是非

兒曹

輩也

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

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

之也

致堂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之脩著爲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啟之耳

漢昭帝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

太子據衛后所生故稱

詔公卿將

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

從吏收縛曰昔蒯聵

會

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

春秋哀公

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解見下胡氏斷

衛太子得罪先帝

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

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

廷廷尉驗治本夏陽

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

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

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

誣罔不道要

腰斬

致堂胡氏曰蒯瞶衛靈公之世子也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更立他子也靈公卒蒯瞶之子輒遂自立以拒蒯瞶亦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瞶叛父殺母當黜何疑然輒拒之則失人子之道矣故春秋於趙鞅納蒯瞶書曰世子明其位之未絕也於石曼姑圖戚書齊國夏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非經旨矣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叱使收縛亦足以成獄而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不能辨然其謂公卿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則格言也

漢宣帝

皇孫驚生○

皇孫生不書書驚生何驚王政君所生也王氏之篡漢之中否自驚生始矣故謹書之

皇太

子所幸司馬

複姓

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

人子得元城

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

王政君送太子宫政君故繡衣御史

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

同觀音貫

畫堂

甲者甲乙之次畫堂彩畫之堂

爲

世適

嫡

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驚

驚

字太孫常置左右

漢成帝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上嘗遊後

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

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

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王感之而勤政事

今有

班婕妤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

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

農粹歲

有宣帝時披香

殿名

博士淖

閹

姓也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漢以火德王故云

姊子

弟俱

爲僖孖貴傾後宮於是譖告許皇后班僖孖祝

畫詛

阻去聲

主上

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僖孖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脩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

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僖孖恐久見危乃

求共

供去聲

養

去聲

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漢光武
帝

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綱目書廢后多矣未有繼書立后者

繼書立陰氏著郭氏所以廢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有郁

久閭氏而後乙弗氏廢有武氏而後王氏廢綱目皆聯書之所

以志禍本也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郅惲言於帝曰臣聞

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

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

諷帝勿動

搖太子也

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六月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於是太子意不自安願備藩國則何以直書廢后廢郭后既廢矣太子欲不廢得乎書曰廢太子所以深探其情也

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

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

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詔曰春秋之議立子以

貴

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

東海王

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

情重

難也

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陽夏袁氏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後世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旣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秋八月以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上大會羣臣問誰可

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

曰今陛下生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

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

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

爲少傅賜以輜

支車

載衣物車前後皆蔽

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

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漢明帝

三年春二月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子烜

丹入聲

爲皇太子后援之

女也光武時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卽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

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

純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

若恐不及及有司奏立長秋宮

皇后宮也

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

貴人德冠

貫

後宮卽其人也后卽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

漢章帝

常衣大練熟絲裙不加緣硯○朔望諸姬主公朝謁望見后袍
衣疎麤以爲綺起○穀斛○就視乃笑后曰此縉情特宜染色
故用之耳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故太
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注雨之應夫外

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
子不當與先帝之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帝省
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寶之
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
數朔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